



船台春潮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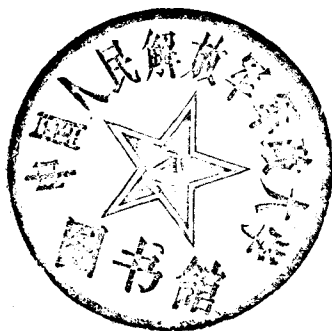


2 037 8426 2

短篇小说集

潮 春 台 船

上海中华造船厂工人创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的指引下,造船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在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打响了造船工业翻身仗,建造了一艘又一艘万吨轮,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英雄人物。这本短篇小说集,是以上海一家造船厂在土船台上建造万吨轮为背景,集中地塑造了象《船台春潮》中的南志坚,《大海师傅》中的张大海,《早晨八点钟》中的林红英等英雄人物。本书的作者都是工人,他们亲身参加了建造万吨轮的战斗,所以在作品中,富有较强烈的革命激情和生活气息;主题较鲜明,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船 台 春 潮

上海中华造船厂工人创作组
卢湾区工人美术创作组卢正茂版画小组插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5,000

1971年9月第1版 1973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 300,031—500,000

统一书号: 10171·123 定价: 0.28元

毛主席语录

备战、备荒、为人民。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
展道路。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
定要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
世界先进水平。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革命文艺队伍是一支为政治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军队。

目 次

船台春潮·····	1
大海师傅·····	20
烈焰熊熊·····	35
早晨八九点钟·····	62
下水时刻·····	83
擎天柱·····	102
指导员老罗·····	117
三进船厂·····	135
后 记·····	160

船台春潮

一个初春的早晨，海关大楼的钟奏完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后，紧接着“噍，噍，噍……”敲了九下。这清脆而又宏亮的声音，非常清晰地传进设在附近一幢大楼的建筑工程公司业务组的办公室里。

管理员曹林把钥匙在锁眼里咔嚓一转，关上了办公桌抽屉，站起身来，走到壁上的小黑板前，写了一行留言：

“我去浦江造船厂联系船台基建问题。”

他望了下落地大窗外面阴沉沉的天空，从衣钩上取下雨衣，擦在臂弯，正准备转身出门，电话铃声把他喊住了。电话是浦江造船厂负责万吨船台扩建工程的南志坚老师傅打来的。这位老师傅，已给曹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又来催曹林去商定工程队进厂开工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多好的老工人呵！”曹林崇敬地放下电话，关上了门，一边走，一边不由地想起了与南师傅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来……

那是不久前的一个大雪天，北风呼啸，鹅毛似的雪片铺天盖地。从三层楼的办公室往窗外望去，眼下真是白茫茫的一片；马路已成了铺上玻璃似的冰道。曹林站在窗前，正在为刚才革委会主任打来的电话感到惊奇。主任告诉他，等一会儿，浦江造船厂有一位姓南的同志要来公司，联系关于他们厂扩

建万吨船台的事情，要他接待一下。这几天，曹林虽然已从有关方面获悉，造船工业的翻身仗就要打响了，好几家船厂都在抢挑重担、争造万吨轮，上级要求公司作好思想准备，以便承担计划外增添出来的一些基建项目。所以，曹林心里早就把支援造船工业打翻身仗当作建筑工人责无旁贷的义务了。此刻，使曹林感到惊奇的是：想不到第一个找上门来的竟是浦江造船厂。因为这家厂的设备条件他是一清二楚的，一只简陋的土船排，一台十吨土吊车，这样的小厂也要造万吨轮了，怎能叫曹林不感到有点意外呢？当过十几年建筑工人的曹林，跑遍上海的造船厂，无论从设备条件，场地面积各方面来看，这家厂要算最差的了……。正在他思索的当儿，他看到窗外马路上，有一个行人与众不同，他头戴一顶阔边大草帽，身穿蓝布工作服，顶风冒雪，迈着坚定的步伐，不断越过前面的行人，向大楼方向走来。

不多一会儿，曹林听得楼梯发出“噤、噤”的响声，随后办公室的门又被“笃笃”地敲了两下。他脑中闪过一念，莫非刚才那戴草帽的人就是浦江造船厂来的那位同志？便转身把门拉开，只见眼前站着一位老工人，左手拿着顶草帽，帽顶上还积着一些雪花。他在门口掸掉雪，帽沿上清晰地露出红艳艳的四个大字：“自力更生”。

“我是浦江造船厂来的。请问，曹林同志在吗？”那人一进门就和葛地问道。

“喔！你就是南师傅吧！请进来坐，我就是曹林。”曹林一边拉过椅子，一边亲切地说：“风雪这么大，路又这么难走，也不改天来。你们造船工人的干劲真大啊！”

南师傅哈哈地笑着，爽朗地说：“时间宝贵哪！毛主席教

导我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从答话中，曹林觉得站在面前的这位老工人身上有着一
种坚韧、乐观的性格。他便仔细地端详起南师傅的形象来：五
十几岁光景，矮墩墩的身材，满头浓密的苍白头发和络腮胡连
在一起，显出刚强有力的神采；一张古铜色的脸庞，额上刻着
几道又深又长的皱纹，左眼角上还有一颗黄豆般大的黑痣。
从他的外貌和说话的声调，便知道这位老工人是个饱经风霜
的人。

“南师傅，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各行各业都有份，我们又
不容辞，应该全力支持。你们厂造万吨轮，真不容易啊！”曹林说
着，倒了一杯热茶给南师傅，“来！喝杯开水暖暖和身子。”

南师傅呷了两口茶，咧开厚厚的嘴唇，微笑着说：“要说困
难，当然有，而且还不少。我们厂党委已经研究过，认为我们
厂虽然小，但也要自力更生造大船。群众热情这么高，任何困
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这几天，大伙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说的，
走路带跳，说话带笑，干起活来，劲儿呀，嘿，那更不用说
啦！好象把黄浦江也能兜底翻似的！许多早就退休的老工人，
也赶到厂里来，向党委拍着胸脯要求说：‘别看我们这些老头
子年纪大了，还能派用场哩！’连职工家属也都纷纷组织了义
务突击队，说：‘我们也要为造万吨轮出把力！’你看！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啊！”说到这里，南师傅从口袋
里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继续说道：“我
们不靠天，不靠地，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靠自己的双
手，有全国工人阶级的支援，我们一定能又快又好地造出万吨
轮！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南师傅说得很激动，左眼角上那
黑痣也在跳动。

屋里的寒气仿佛一下子被一股暖流驱散似的，曹林只觉得心头一阵热呼呼，就十分关切地问道：

“那么，一些具体问题，你们都解决了吗？譬如，你们厂场地这么小，万吨船台一造，你们简直动都不能动啦！”

“这些具体问题，党委已经研究过了，正在逐一解决这些问题。”

“那建筑材料，钢筋、水泥、黄砂、石子都备齐了吗？”曹林问道。

“除了水泥预制件以外，其他物资都已经备齐了。这件事我们正在和预制厂的同志打交道。”

曹林脸上开始露出了疑虑的神色。当他抬起头来，只见南师傅两道锐利的目光往自己脸上一扫，霍地站起身来，捏灭手里的烟头，指着桌上那顶草帽上的大字，哈哈地笑道：“这有啥难的，靠我们一颗红心两只手。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

接着他语调变得高昂起来：“请相信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

啊！别看他上了年纪，说起话来声音就象铁锤敲在钢板上一样叮当响亮。在这样一个老工人面前，曹林感到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南师傅，那这样吧，你们先把场地清理好，隔几天我到你们厂来具体研究工程队进厂的日期。”

“好，欢迎。你就来找我好了！”南师傅说着手抬腿就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曹林说：“那大伙儿抓紧时间哪！”

.....

今天，曹林就是专程去找南师傅商定工程队进厂日期的。昨天南师傅来电话说，材料已基本解决，场地也清理得差不多

了，希望工程队尽早开进厂。曹林将此情况向革委会作了汇报，革委会要他马上到厂里去落实一下，“厂里什么时候需要，就安排劳动力什么时候进厂。”

当他刚刚踏上公共汽车，天就哗啦啦下起雨来了。

曹林披着雨衣进了浦江船厂，兜了好几圈也没见南师傅的影儿。这时，正好迎面走来一个二十上下的圆脸大眼的小伙子。

“小师傅，请问南师傅在啥地方？”曹林上前打招呼问道。

“找他有啥事？告诉我一样。”那小伙子用食指指指自己的胸膛，好象他能代表南师傅似的。

“有重要的事，要当面和南师傅谈。”

那小伙子侧着脑袋，忽然象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大声说：“噢，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不是建筑公司来联系扩建船台的？”

“对呀！”曹林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的？”

“南师傅就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师傅哩！”那小伙子很得意地拉起曹林的胳膊说，“我叫小华。师傅正领着大伙儿在拔水泥桩，我领你去！”

曹林和小华合披一件雨衣，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浆糊似的烂泥路，绕过一间间矮平房，转眼便到了全厂唯一能修修驳子，造造小拖轮的土船排边。许多工人正在那里吭唷吭唷地冒雨清理场地，曹林知道，这万吨船台就扩建在土船排上。朝土船排顶头走去，就是滔滔的黄浦江，小华指着那水土相连的地方，高兴地说：“你看，我们把板桩也打好啦！”曹林一看，果真一排排用槽钢筑起来的板桩已把滚滚的江水拦住了。小华依然兴致勃勃地讲着：“我师傅说，‘这板桩我们自己动手来打

吧，省得工程队来打了，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没有打桩船，师傅就自己动手焊了一个土的打桩架，装在一艘小方船上，嘿，嘿，照样解决问题呢！”听了小华的介绍，曹林心想：“南师傅们把准备工作做得多好啊！”

雨还在拚命地下着……

穿过土船排，沿着泞烂的江岸走着。走了好一阵，透过蒙蒙的雨雾，曹林模模糊糊地望见远处一块荒滩上，一座二、三十米高的人字形土吊杆高高耸立着，吊杆顶上还有一个人影儿在活动着。

“喏，师傅就在那里。”小华指着那荒滩说。

当他俩走近时，那个人也正从吊杆顶上下来。曹林一看，正是南师傅。只见他浑身上下被雨淋得湿透，头上仍然戴着那顶草帽，帽沿上雨水如同一串串珍珠般地向下滴落，裤脚管卷到大腿，腿上全沾满了污泥。他正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并没有发现曹林他们来。小华关照曹林先等一等，自己跑去帮南师傅他们了。曹林站在旁边看着。

“让我来！”南师傅对其他几个工人说着，身子站在淤泥里，卷起衣袖，两手伸进吊杆下面一个冰冷的窟窿，把刚才从吊杆顶上穿下来的钢缆的一端，牢牢地缚在窟窿露出来的水泥桩的头上，然后，身子一跃站起来，把套在颈上的哨子往嘴里一塞：“嚯——”随着哨音，卷扬机咯咯地转动起来。突然间，“嘣”的一声，钢缆拉断了。几个工人望着在空中晃荡的钢缆说：“好厉害的家伙！”南师傅大手一挥说道：“再换一根粗的！”小华一溜烟地奔到一间临时搭起来的草棚里，背了一根粗钢缆走到南师傅面前说：“师傅，让我上去穿！”

待小华穿好钢缆，南师傅又吹响哨子，指挥起吊。这下，

埋在泥里的水泥桩随着卷扬机的咯咯声，渐渐上升了。但是，刚起了个头，卷扬机突然停止了转动，泥里的水泥桩好象被什么东西咬住似的，再也拔不起来。

曹林看着，深为南师傅他们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工作的精神所感动，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议论，就走上前去。

“要是能有一辆重型的履带吊车或浮吊就好了！”

“南师傅，反正这是最后几根了，拔不起就算啦！”有人劝他说。

南师傅紧锁双眉思考着。突然，他抬起头来，发现了站在一边的曹林，也忘了打招呼，就高兴地喊道：“曹林同志，你来得正好，替我们当顾问，出出点子！”

曹林看着这情景，想到过去在工地上曾解决过类似的困难，就说：“卷扬机超负荷了，如果能借助些外力，也许能拔起来。有一次，我们是在吊杆上再挂上只‘神仙’葫芦，借了把力，把水泥桩拔起来的。”

南师傅一听，显然得到了启发，高兴地伸出大手抹了下满脸的雨水，把袖子一挽，大声地说：“小华，给我去拿几根最粗的杠棒来！”

曹林已知道南师傅要干什么了。待杠棒拿来，他从小华手里夺过一根来，说“我也算一个”，就和南师傅他们组成四档，开始用肩膀顶了。可是，水泥桩依然纹丝不动。不知道是南师傅用力过大，还是杠棒本身的毛病，南师傅肩上的那根杠棒嘣地断裂了。

“嘿，这家伙倒挺顽固的，存心想掂掂我们肩膀的份量呢！”南师傅两眉一扬，笑了笑，又换了一根杠棒往肩上一搁：“来，看你硬还是我硬，较量一下吧！”



四根杠棒弯得象弓，套在杠棒上的绳索象弦一样一下子绷紧了。此刻，南师傅简直象钢铸的铁人一样，两腿插在污泥里一动不动，上下嘴唇并成一条细缝，双眉结成两个黑疙瘩，额上的皱纹更深凹了，左眼角上那颗黑痣不住地跳动着。

哗哗的春雨不断地浇在他们身上、脸上，八个人十六条腿窝进泥地差不多快到了膝盖。

这一顶，给卷扬机借到了很大的力，它又咯咯地响起来。渐渐地，渐渐地，终于将深埋在泥底下的水泥桩拔了起来。

水泥桩拔起来了，但曹林脑中有个谜还没有解开，他弄不懂南师傅为啥要费这么大的劲把这些旧水泥桩拔起来？难道建造船台用的新水泥桩还不够吗？曹林明明记得：大年初一那天，曹林正好在公司值班，为了联系一件事情，去水泥预制件制造厂找该厂负责同志，听说负责同志在参加劳动，就兴冲冲地跑到工场间。啊！那里机器隆隆，弧光闪闪，许多工人正在焊接水泥桩的钢筋。曹林心想：这些工人同志的干劲真足，春节也不休息，还来劳动呢！曹林走近一个正在弓着腰烧焊的工人身旁，拍拍那工人的肩，问道：“同志，你们厂的负责人在哪里？”那工人扭过头，曹林一看，谁知竟会是南师傅。

“噢，南师傅！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曹林奇怪地问。

南师傅把帽子朝脑后推了推，撩起衣襟拭了拭脸上的汗珠，笑道：“嘻嘻，是来学习的！”

曹林仍然摸不着头脑，又问：“怎么会到这里来呐？”

南师傅说：“噢，事情是这样的。目前工农业各条战线的形势大好，水泥制品的生产任务很重，前几天我到这里来联系水泥桩提前取货的事情，听说水泥厂的工人同志为了早日把水泥桩拿出来支援我们，决心放弃春节休息，突击加班。回厂

后，我向党委作了汇报，党委书记老王说，预制厂的同志风格这么高，干劲这么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要我们组织一支小分队在春节期间到预制厂来劳动、学习、取经。就这样，我们就来了！”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曹林感动地说。当时要不是公司里还有事等着回去处理，曹林真会留下来跟南师傅一块干一番的……

待他们拔好最后一根水泥桩，已快到吃午饭时分了。南师傅叫大伙儿到那间小草屋里歇会儿。

曹林望着屋外一根根拔起来的泥水滴答的旧水泥桩，问道：“南师傅，怎么？新的水泥桩还没有到手啊？”

“新的不够哇。”南师傅说，“别看这旧的，还挺好的哩！”

“怎么会不够？你们不是在春节期间按计划数量突击出来了吗？”曹林又问。

这时，小华插上来说：“本来是够的。后来听说一家兄弟船厂也要建造万吨船台，缺少水泥桩，师傅就主动给他们送了一半去。”

啊！这不是明明自己肩上的担子已经够重了，还要把别人的担子抢过来挑吗？曹林对南师傅的这种风格感到十分钦佩。

南师傅很自然地笑了笑，说：“是呀！我们怎能眼看人家等呢！我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嘛，打的是整个造船工业的翻身仗啊！”

“当然，”南师傅脱下头上的草帽，用力地洒了洒雨水，接着说，“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这困难现在不是解决了吗？……”话没说完，就被小华抢过去了：

“当时，南师傅提出把水泥桩让给兄弟厂，我们厂的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有个老师傅就说，一天晚上摆渡回家，看到有两个人在渡轮上指着离我们厂不远的荒滩在谈论，说那块荒滩先前曾经造过码头，后来不知道啥缘故没造成。南师傅一听，就说，那地下一定还埋着不少水泥桩啰！就喊了几个同伴，连夜赶到荒滩附近，一调查，地下果然埋了不少水泥桩哩！”

曹林终于明白了拔水泥桩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走，吃饭去！等吃过饭，我们再好好谈一下。”南师傅说着站起来把手里的草帽往头上一套。曹林就跟着南师傅去饭厅吃午饭了。

饭厅离土船排不远，而且比较简陋，屋架也是用废旧角铁焊接起来的。这时，饭厅里正发出叮叮当当的碗筷声。南师傅给曹林买好饭菜后说：“你先吃，我去打个电话。”

曹林端着饭菜，看着远去的南师傅的背影，从心里发出赞扬：“这个南师傅，连吃饭也想着工作呐！”

曹林一边吃，一边听着旁边几个被雨淋得湿漉漉的工人快活的谈笑。

“长脚师傅，你们的船台工地清理得怎么样了？没有大吊车，有些大家伙难搬动吧？”一个头戴柳条帽的工人笑嘻嘻地问道。

那个叫长脚师傅的，咽下嘴里的一口饭，回答说：“这有啥难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听说刚才南师傅他们硬是用肩膀把水泥桩拔起来了呢！”

“啊，看你，把南师傅的话也学着啦！”另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工人大声笑着。